

§ 塔蘭多的晨霧

西元前 410 年，塔蘭多市政劇場。

塔蘭多的港口被晨霧籠罩，彷彿大海的神明將夢境低語鋪灑在每一艘停泊的船艦之上。城牆內，石砌的市政劇場早已擠滿了人。公民們不再低語，他們的眼神轉向中央，一道身影緩緩走上演說席。

那人並非軍人出身，卻挺拔如矛；他非神職人員，卻語聲如鐘。他的名字，過去在學堂與工坊間流傳，如今卻被推至塔蘭多的權力頂端。

阿爾庫塔斯。

他身著無飾的深藍長袍，腰間束著銀白繩結，一如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傳統。

只有胸前掛著的那一枚金屬小盤，刻著一個正十二面體的圖樣，顯示出他不只是哲人，亦是設計者、建造者、實踐者。

「我們今日，不只是選擇一位將軍。」他開口，聲音低沉但穩定，彷彿能穿透晨霧。「我們是在決定：塔蘭多，是要繼續在舊世界的陰影下漂泊？還是要向海而行，建起一個新的秩序？」

這句話激起市民席中的一陣私語。

一位年長的議員起身，手扶象牙權杖，高聲道：

「你學問固然高，教出許多好青年。但軍事非你所長。塔蘭多需要的是劍，不是尺；需要的是盾，不是理性。」

阿爾庫塔斯微笑點頭；「敬重您的年歲與智慧。但請問…劍，若不知所指；盾，若無所守；其威何在？」

他頓了頓，指向一處席間。

「那裡坐著的，是我訓練的青年軍。他們知音律者多，知比例者眾，但每一人都能操槍如舞，計陣如畫。他們用三角形排列隊形，以風與潮流的數據設計船速，去年春，在塔蘭多灣擊退了那支從布林迪西來的傭兵艦隊。我問諸位，那日，誰曾領軍？」

這時，一位傷疤累累的老將站起來，用軍人的語調斷聲道：

「我與他一同在船上。他站在船首，不揮劍，只以木桿畫圖於甲板。他說：潮將轉，敵將錯。我等如其言而動，遂勝。」

低語聲停了。寂靜蔓延。

那時芙蘿拉靜靜坐在後方的石階上，她沒有發言，卻以目光向一名敘拉古使節微微點頭，一紙軍事諒解備忘錄正靜置於她袖中的信筒。

她知道，這場勝利不只在市政劇場，也在於未來的聯盟與和平。

阿爾庫塔斯繼續說道：

「戰爭不可避免，但應有原則。不是野獸的撕咬，而是比例與邏輯的延伸。讓我率軍，我會建立海上防線，用對稱與共鳴製造攻守之策；我不許貪暴，也不任恐懼治理；塔蘭多，應是一座知識的軍港，而非掠奪的據點。」

這時，一名曾參與塔蘭多舊政權的親雅典派將軍冷笑道：

「你不談敵人，你只談理論。若斯巴達來襲，你能以幾何對抗長矛？」

阿爾庫塔斯平靜地走下階梯，走到對方面前。

「若長矛能穿透理念，那我將以全軍，為理念守死。但我相信：理念，能化為布陣之法、航道之測、士氣之源。你若不信——試我。」

劇場中忽有一聲少年高呼：

「我們信你！」

接著是第二聲、第三聲、數十聲響起，來自他的青年軍，來自船工、學徒、甚至婦女。聲音如海浪，一層層捲來，將劇場捲入新的聲音洪流。

「推舉阿爾庫塔斯為我等將軍！」

「讓哲人帶我們作戰！」

「塔蘭多要新生！」

議會長老無法抗拒這樣的民意，只得起身宣告：

「眾志所趨，依塔蘭多公議法，阿爾庫塔斯將於本日，接任戰時將軍，擁全軍指揮權，直至敵退或和平重臨。」

晨霧漸散，陽光透入劇場。那是一道斜斜的金光，正好落在他胸前那枚十二面體的圖樣上，彷彿從天而降的驗證。

阿爾庫塔斯舉手行禮，不是向神，也不是向長老，而是向城邦中的人民、青年與未來。

他知，這不只是權力的開始，而是一場信念的試煉。

夜色迷濛。

芙蘿拉：「辛苦了一整天，我準備了浴桶，水溫正好，你慢慢清洗身子吧，我先去把床鋪好。」

阿爾庫塔斯：「敘拉古的使者呢？」

芙蘿拉：「由下人負責招待了，你就一切放下，讓我好好犒賞你，將軍！」

這是一個旖旎之夜，夢想由此起飛。

此時阿爾庫塔斯 18 歲，當上塔蘭多將軍，開始在政治軍事上展露頭角，也將在力學與數學(圓柱法解決倍立方問題)多所建樹。

後記

1. 聖教派在托斯卡尼芬奇鎮建立基地，由達.芬奇(狐狸精)打理。